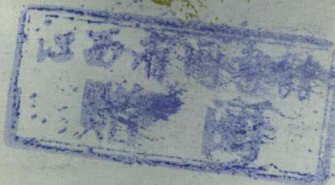


# 湘鄂贛人

吴咏湘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4.654  
58

# 湘鄂贛人

吳詠湘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湘 鄂 赣 人  
吴 咏 湘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南昌百花洲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井冈山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<sup>1</sup>/<sub>32</sub> 印张4<sup>7</sup>/<sub>8</sub> 字数9万  
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江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,000

统一书号:10110·93 定价:0.30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的第一个班长·····  | 1   |
| 竹海常青·····     | 11  |
| 邻居·····       | 22  |
| 子弹·····       | 33  |
| 仙源保卫战·····    | 40  |
| 高视的怀念·····    | 53  |
| 忆修水·····      | 62  |
| 新编的“特别营”····· | 86  |
| 风雨渡口·····     | 96  |
| 父亲的故事·····    | 106 |
| 浏阳谈判·····     | 117 |
| 潭山纪事·····     | 131 |
| 编后记·····      | 149 |

## 我的第一个班长

对一个初参加革命的战士来说，“班长”两个字是亲切的。

我们离开家里的亲人，踏上陌生的革命征途，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自己的班长。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教会我们使用手中武器，在战场消灭敌人，保存自己。他以自己的行动，为我们树立榜样，使我们慢慢地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！

让我也来讲讲我的班长吧。我的班长姓欧阳，湖南浏阳人。他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了。姓名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他留给我的一切难忘记忆……

一九三〇年初夏，刚成立的红十六军来到我的家乡湖南湘阴东乡。为了壮大红军主力，湘北特委发出号召掀起一个空前未有的参军热潮，运动一开展，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踊跃去苏维埃报名。

我也被批准了。我们龙洞村的几个人，都分配在七师三团五连。

连部设在一座有院子的大房里。新战士在院子里等着，

由各班班长来带领。院子里熙熙攘攘，非常热闹。忽然喊到我的名字了，我忙应：“喂，在这里！”

一个高个子走来，拉住我的手说：“我是五班长。你以后就生活在五班。”又放轻嗓门说：“革命军人在答应的时候，应该挺起胸脯，精神饱满地应——到！”

“喂，”我又脱口而出，慌忙改成：“到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我看清了班长的面孔，不禁大吃一惊。他的脸上有条足足四寸长的疤痕，红里透黑，疤痕很深地陷进肉里，从左颞骨穿过左眼皮和鼻尖，捎带右嘴角，一直到下巴边。猛地看去，活象一条大蜈蚣爬在他脸上，把他的脸分成两半。真是怕人！

班长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袖章，上面有“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”几个字。他摘下我衣袖上的少先队符号，换上这个袖章，边说：“以后，你就是红军战士了。”又问：“几岁啦？”我回答道：“十六。”但不敢朝他的脸看。

班长点点头，又摸出一副绑腿，蹲在我脚前说道：“你仔细看好，”说着就帮我打着绑腿，一面讲着要领，一面叮嘱：“绑腿打不好，行军就会掉队。”

我们回到班里没多久，就吃夜饭。班长匆匆地吃完饭，说声：“我到连部去开会，”就走了。等班长开完会回来，已到就寝时间，同志们把屋角一堆干禾草铺开，有枪的同志把枪背带穿在手膀子上，抱住枪躺下后，身子一侧就睡了。

我觉得很奇怪，这又硬又长的枪，抱在怀里能睡得熟么？班长见我呆呆地望着出神，他拖了我一把说：“我们革

命军人，没有枪就不能闹革命，枪是我们的第二生命，人不离枪，枪不离身，在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。”

这时，同志们都已躺下了，大家都从身底下抓出一些禾草盖在身上。同志们称这叫“金丝被”。这种金丝被如若盖厚了，身底下垫的就要减少。我刚躺下时一点也不觉得冷，就没有多盖，睡到半夜里，身子越蜷越紧，还是冷得要死。我又贪睡，迷迷糊糊又睡着了，后来也没有再冷醒。

我二天清早起床，我发觉身上盖的禾草多了不少。我坐起身子，见睡在我旁边的班长，已蹲在那里打绑腿。我看看他睡的地方，禾草显然少了，连禾草底下的地皮也看得见。

“班长，你，”我不禁感动得失声呼叫起来。班长回过头来朝我笑笑：“起来，打绑腿，不会我再教你。”

打完绑腿，全班同志都已起床了。班长站起身拍掉沾在身上的禾草屑，对我说：“你和同志们把禾草捆好，把所有从房东家借来的东西还掉。”我问道：“我们今天要出发了吗？”

“不管出发不出发，都要这么做。这是我们红军的纪律。”接着，班长简要地把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给我讲解了一下，又说：“等有空的时候，我把这支歌教给你唱，这样容易记住。”

早饭后，大家等候哨音出操。我望望老同志手里的枪，问班长：“班长，什么时候发给我枪？”

班长还是用那不紧不慢的声调说：“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兵工厂，武器全得从白匪手里夺来。你不要急，在战斗中只

要勇敢，就一定会有枪的。”他说的时候，拍拍自己的步枪，又说：“等会出操，你先用我这枝枪学动作。”

我忙把班长的枪抱在怀里，东摸西看爱不释手，随口问：“班长，你这枝枪是哪一次战斗中缴来的？”

“不是缴来的，是我带过来的。”他刚说到这里，外面吹哨子出操了。班长见我满脸不解的神色，匆匆地补充了两句：“我本来在反动军队当兵，我是哗变过来的。”

我来不及再问下去；就集合了。这天练习的是预备放的姿势和瞄准击发。我拿着班长的枪在练，这步枪扛在肩上倒不觉得怎么样，可是一托在手里瞄准，就够呛了。不到一分钟，胳膊就又转筋又打哆嗦，我的身子直向后倾仰，枪口就瞄到目标上空去了。

“你在瞄麻雀打吗？”身后突然响起一个粗大的声音，原来是连长站在我面前，他的两条粗黑的扁担眉，紧紧拧在一起。我吓得出了一身汗，幸好连长吼了一句，就走开了。

下课后，我心里觉得很委屈。班长挑着一担空水桶走来，对我说：“小鬼，我们给房东挑水去。”

我们边走边谈，班长说：“你一定认为连长很凶，是吗？”我老老实实点着头。班长很恳切地说：“连长当然知道你还是第一次摸枪，可是你要懂得，要不严厉督促着点，象你们这样的小鬼，贪玩爱吵，在家里又散慢惯了，就不能很快学好军事技术。”班长说到这里，语气严肃起来：“不很快学好本领是不行的，说不定明天就会有战斗。”

这时我们已走到溪边，班长用空桶去勺水，他意重地



说：“我们连长是个好同志！你要是在反动军队里当过一天兵，就会明白。”

这天黄昏，班长又把他的步枪递给我，说：“我们到外面再练习练习。”走到村前的一块平地上，班长搬拢七块大砖头，他卧下来支起左肘，叫我把砖头一块一块放到他的手心里。砖头从一块加到七块，但班长的手始终稳如磐石。他说：“手臂无力，打起枪来，枪弹就不能命中目标。在战斗中，你一枪打不死敌人，就可能被敌人回击一枪打死。”

班长叫我卧倒，支起左肘，他替我在手心里放砖头。砖头才加到第三块，我的臂膀就酸得发麻了。

“要坚持，要记住：这是为了消灭白匪！”班长在一旁鼓励我。就这样，我一直练到天黑。在回屋去的路上，我甩着酸麻的左臂，问道：“班长，你的臂力这么大，练了多久才练出来的？”

“我可不是练出来的，是逼出来的，是在鞭子和钉靴下逼出来的。”话开了头，班长就告诉我他过去的悲惨遭遇：班长原先在一个土豪家当长工，土豪和白匪串通，把班长卖了壮丁。班长的妻子嫁了别人，老娘无人养活，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孩出去要饭，死在他乡。班长在反动军队里，每顿饭都吃不饱，有个姓吕的壮丁，联串了班长他们五个人，在一天深夜逃出兵营，不幸被发觉了，当场给打死两个，总算逃掉一个，但听说这人在途中又被另一帮白匪捉住，在那里当了兵。班长和姓吕的壮丁被抓回去，五花大绑押到队伍前面，当官的手里拿着一把雪亮的指挥刀，指挥刀一举，两枝对准

他们后脑壳的枪响了。姓吕的壮丁倒下去死了，这算是杀一儆百。班长没有死，因为还要留他凑个数，所以只当个陪斩。当官的走到班长面前，说是：“死罪免了，活罪难赦。”话落刀起，朝班长脸上猛砍一刀，还骂道：“我叫你再逃！留个记号，你逃到地狱里也会把你认出来。”

……我听完班长的这段诉说，望着他脸上的那条疤痕，对国民党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，愤怒得气也喘不过来！从班长这条疤痕上，我觉得我开始懂得“革命”两个字的意义了！

当天半夜，我从梦中被班长推醒。在黑暗中听到班长严肃的声音：“准备出发！”

我们的队伍向西急进，直插粤汉铁路上的荣家湾车站。当时，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后，准备撤回中央苏区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截断粤汉铁路，挡住武汉的白匪南下。

早晨，我们到达荣家湾车站附近。车站在铁路西。铁路东有一座光秃秃的黄土山岗，和车站隔路相对，被白匪占领当作防守车站的阵地。

我们从稍远处的一片竹林里，向黄土山岗运动，很快就被白匪发现，开始向我们射击。我们没有理睬，反而加快脚步。我紧紧地跟着班长寸步不离，就差没有拉住他衣角。

白匪的枪声越加密集了，越来越多的子弹，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。突然，走在最前面的连长同志，高举起手里一面小三角红旗，振臂高呼：“同志们，冲啊！”

我们冲到离黄土山岗约一百多步的地方，白匪射来的枪声中，猛地出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怪声：“哒哒哒……”均匀而有力，又有点象一股激流从狭小的山洞中急冲出来；连长的小三角红旗，朝下一晃就不见了。

“卧倒！”各排各班纷纷传呼着这个命令。班长抓住我胳膊，拖到就近一条土坎下，告诉我说：“你听见这枪声吧，这叫‘水机关’，是种威力非常大的重机枪。我以前在反动军队里扛过。这么一挺水机关，能抵上几十枝步枪的火力。”

我真是惊讶，心想我们全连一共才几十枝步枪，这个仗可怎么打法呀？

“你用不着怕。水机关在白匪手里起不到多大作用，我以前就从来也没有瞄准好放过一枪。可现在这挺水机关要是能到我手里——”班长说到这里，突然从土坎下一跃而起，狂呼道：“水机关卡壳啦！同志们，冲啊！”

我一听，果真那怪枪声没有了。这时我们的冲锋号又嘹亮地响起来，连长的小三角红旗，也早在半空中迎风哗哗响，朝黄土岗冲去。

我们的杀喊声震天撼地，压倒了白匪的枪声。班长站得最早，所以冲在全连的最前面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觉得他那高大的身材高大得出奇，他的喊杀声也响得出奇，一切都和平时的班长不一样。我跟着他，紧紧地奔着，喊叫着，忘掉了恐惧。

白匪显然被我们这突然的冲击搞得惊惶失措，加上水机

关的故障还未排除，手脚越加慌乱了。我们趁机冲上黄土山岗，班长仍旧跑在最前面。只见他逼着上了刺刀的步枪，直扑敌人水机关枪阵地，挑翻了两个正埋头修枪的白匪。其余的白匪一见，吓得转身就往车站那边逃。

我也跑到水机关枪阵地了。班长一见是我，把他手里的步枪朝我抛来，说道：“接住！”他空着手，转身跳上重机枪射手的位置，把机枪上的一块小铁板拉开，紧张又沉着地埋头修理起来。我横着手中步枪，紧靠班长站着。此时全连的同志都已冲上山岗，山岗上所有的残敌，开始全线溃逃。

连长也跳进水机关枪阵地来，他那对粗黑眉毛，快要吊到鬓角上了，他喘着气喊：“五班长，修得好么？”

班长“啪”地一声关上那块小铁板，把枪口调过方向，双手握住枪柄，扬起脸：“连长，就等你的命令了！”

连长赞了一句，举起小三角红旗，高喊：“全连向残匪追击！”

强大有力的水机关枪，在班长手里吐出一条火舌，连续不断、准确地向那批正往山下逃窜的残敌扫射。班长满头大汗，满面红光，一滴一滴的汗粒，顺着那条疤痕往下淌，好象是一颗颗油光闪闪的红色的透明珍珠。那条疤痕也因而象被红光盖住了。班长的左眼紧闭，右眼睁得老大，射出一道炯炯有神的光芒，穿过枪上的瞄准器，捕捉着逃窜的敌人。

白匪龟缩车站，我们把车站团团围住，掩护湘阴随军赤卫军，和当地群众大破铁路。一直搞到太阳西下，后方送饭来了。我们吃完晚饭，侯经武团长亲自来到了我们连的阵地

上。

团长决定天黑后攻打车站，要我们迅速擦拭武器，准备继续战斗，为了迅速攻进车站，并命令在全团范围内组织一个敢死队，指定我们连长任队长。敢死队员是自愿报名，再经挑选批准的。我们全班都报了名，结果只批准班长一个人，因为敢死队员不但需要勇敢，而且还得有丰富的战斗经验。

批准的敢死队员到团指挥阵地集中，就没有再回到班里。他们从那里直接出发了。

夜很静，只有野地里的虫子在继续地叫着。猛地，漆黑的天空里划过一个流星，定睛一看，是颗曳光弹。这是进攻的讯号！已经偷偷接近车站的敢死队员，一跃而起，杀了进去。车站上的火把点燃了，我们的二梯队紧接着出发。

我们几个新战士，留在阵地上看守着白天缴获的重机枪和其他战利品。我想念着班长，不知他现在冲到什么地方了……

东方开始发白，枪声和杀喊声渐渐稀落，最后完全静止。荣家湾车站的战斗结束了。

被彻底破坏的车站上挤满了人，赤、少队员们喜气洋洋，大叫大嚷，帮助我们收集白匪丢下的武器弹药。一群垂头丧气的俘虏，被押着走出车站。湘阴随军担架队员脸色庄重地工作着，大家都给他们让着路。

迎面走来我们连长，他手里拿着一枝步枪。连长疲乏不堪，走过我们面前时，看见了我，他站停了说：“唔，是

你，”说时把手里那枝步枪双手郑重地交给我：“这是你班长的枪，以后你使用它！”

我惊呼道：“班长他……？”

连长沉重地说：“你要好好练本领，不浪费一颗子弹。不要忘记你的班长，他是我们的好同志！”

太阳升起了，我们的队伍迎着朝霞回苏区。我扛着班长留下的枪，迎接新的战斗……

## 竹海常青

翻过湘北连云山分水岭往北走，就象进入竹林的海洋。从远处望去，村落、道路、溪流，全都淹没在这四季常青的竹海中。只有看到炊烟在竹丛上空飘起，或是听到鸡啼狗吠的时候，人们才能寻找到村庄所在地。

这里，自一九三〇年春天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，就成为我们红十六军的大后方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们在汨罗江南岸的北山，和白匪展开了保卫我军大后方的剧烈战斗。在这次战斗中，我第一次负了重伤。

担架队把我从火线上抬下来，从一条青石板路上，向浏阳的走马岙后方医院走去。翠竹带着幽幽的清香从两旁拥来。天空在我们头上，有如一条透明的湛蓝的溪流。往前看，前面的路好象已被阻绝，但一到那里，青石板路转一个弯，一切依然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正昏昏沉沉仿佛在梦中，猛听得热烈的锣鼓声大作，一支欢快的唢呐夹在中间尽情地吹奏着。

走马岙到了，全村的人们，都来欢迎我们。有位左手用

绷带吊在肩膀上的伤员，走到我担架边，把我仔细打量着，问：“你不是龙洞村的满生（我在家里时的小名）吗！”

我急忙朝他看，原来是我参军前的少先队中队长钟德州。我高兴得大声呼叫：“中队长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！”

他说：“我是在浏阳官渡那一仗负的伤。当彩号已三个月啦。嗨，官渡那一仗，可打得真来劲……”

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走马舂的乡亲们，已把担架抢接过去，抬着我们向医院里走去，钟德州右手扶着担架，边走边和我说话：

“你彩挂在哪儿？”

“手臂膀、大腿上都有。”

“不要紧，很快就会治好的。”他安慰我说，“唔，到家了。”

我用力昂起脖子，见前面山脚下，一片翠竹丛中，露出一座大墙院，上面爬满绿油油的蔓花草，几棵高大的苍松，展开浓密的枝叶，伞似地覆盖在上面。而最显眼的，是那白粉墙上的十二个红色大字：湘鄂赣红军第二医院第一所。

我被安插在钟德州住的病房里。这间病房里有十多张门板床，我的床和钟德州的床紧挨着。这一切都使我十分高兴。入院的第一夜，我睡得非常香甜。

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。病房里所有能走动的伤员，都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了。钟德州正好从外面进来，他右手托着一只小木盆，木盆里盛着热水和一块干净的白布。

“我知道你该醒了。来，洗个脸。”他坐在我床沿上，



用双膝把木盆夹牢，用他的独手把盆内的白布颇不容易地捏干，然后又说：“你的两只手都不能动，我来帮你洗。”

钟德州把捏干的白布咬在嘴里，再腾出手来沾点水，抹在我脸上，再从嘴边取下白布，轻轻地帮我洗着脸。

这些事情，原来是很平常的。可是只用一只手做，就非常艰难。钟德州一边给我洗，一边还象讲课似地说：“讲卫生是彩号最要紧的事，因为伤口里进去细菌，就会恶化。你知道细菌是什么吗？这是一种小得看不出的……”

钟德州这样照顾我，我觉得很过意不去，但钟德州说：“医院里工作人员少，我们就更应该互相多帮助。”他还对我说：“你将来伤养好，也应该去照顾重伤员。”

钟德州说完，又出去换了一盆水，走到另一张床铺前，替那位重伤员洗脸。

过了一会，轻伤员们都陆续回来了。钟德州就把我们三个新来的伤员，介绍给大家，之后，又指着老伤员们，将他们一个个地介绍给我们。

钟德州指着一个大个子，说：“这是老许，有名的特等射手。他的右眼负伤，不能看清目标。在休养时间，他已把左眼练得能瞄准了。再过几天，就要归队。”

接着，钟德州又指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伤员说：“我们这位老炊事班长，他参加过第一次打长沙……”

总之，每一位老伤员身上，都有我们学习不尽的优秀品质。钟德州这一次简要的介绍，在我脑子里留下一个重要的印象：“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，就应该象他们这样！”